

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⁴⁴的多功能性*

周 天 天

[提要] 本文着重对彝语南方方言山苏彝语的通用量词 ma⁴⁴ 进行系统描写, 从历时视角分析其语法化路径。ma⁴⁴ 在基本计量功能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数量转指、指量转指、定指性转指等功能, 进一步语法化为词汇名物化标记、关系子句标记、补足语子句标记、状语从句标记, 呈现多功能性特征。

[关键词] 山苏彝语 通用量词 多功能性 语法化

一 引言

汉藏语系语言中, 彝语属量词系统较发达的语言, 个体量词丰富, 而且有能够用于指称多数名词的通用量词, 如北部方言什乍话的 ma³³ (胡素华、沙志军 2005)、东部方言纳苏彝语的 mo³³ (普忠良 2016:109)、东南部方言撒尼话的 ma³³ (王海滨 2017)、中部方言俐侏话^①的 mo⁴⁴、南部方言山苏彝语的 ma⁴⁴、西部方言腊鲁话的 mo³³ (王国旭 2011)。各方言的通用量词既有共性, 又存在差异^②。其中, 山苏彝语的通用量词 ma⁴⁴ 在具有通用量词基本用法和功能的基础上, 出现功能扩张现象, 这是以往研究没有关注到的地方。本文希望通过对山苏彝语 ma⁴⁴ 基本特征和多功能性的详细描写, 为彝语量词和量词的语法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个案。

二 通用量词 ma⁴⁴的基本功能与特征

量词的基本功能为表示计量单位, 彝语在表达名词性成分数量意义时一般都要使用量词, 构成“N+Num+CL”结构。例如:

i³³ti⁴⁴ sɔ³³ gu³³ 三件衣服 (什乍话, 胡素华、沙志军等 2005:124)
衣服 三 件

* 写作过程中得到班昭老师、范俊军老师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以及山苏彝语发音合作人沐华、俐侏彝语发音合作人李秀美的无私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① 有关俐侏话系属问题可参见范秀琳 (Yang 2017)。该文认为俐侏话与中部傈僳泼彝语、里泼彝语关系最近, 应该将其归入中部方言区。这与笔者进行亲属语言比较得出的结论一致, 本文采用这一观点。

^② 本文彝语方言语料来源: 北部方言什乍话语料引自胡素华、沙志军 (2005); 东部方言纳苏彝语语料引自普忠良 (2016); 东南部方言撒尼话语料引自王海滨 (2017); 西部方言腊鲁话语料引自王国旭 (2011); 中部方言俐侏话与南部方言山苏彝语语料均来自笔者调查所得。

ve ³³ lu ³³ the ²¹ pu ³³	一朵花（腊鲁话，王国旭 2011:73）
花 一 朵	
ʔo ⁵⁵ ni ³³ tha ²¹ tɕə ³³	一条水牛（纳苏彝语，普忠良 2016:109）
水牛 一 条	
sɿ ³³ qhu ³³ thi ²¹ qhu ³³	一垛柴（撒尼话，王海滨 2017）
柴 一 垛	
ŋa ⁵⁵ tsi ³³ ŋ ²¹ ne ⁵⁵	两只鸟（俐侬话）
鸟 二 只	
də ²¹ ma ³³ the ²¹ ma ⁴⁴	一个土豆（山苏彝语）
土豆 一 个	

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⁴⁴ 作为个体量词下的一个小类，在计量时呈现出与类别量词、性状量词等不同的特征。

（一）ma⁴⁴与数词搭配密切

通用量词 ma⁴⁴ 在数词的搭配上与另两个通用量词 ny⁵⁵ 和 ly²¹ 互补，当数词为“二”时，通用量词必须用 ny⁵⁵；数词为一或者十，与 ma⁴⁴ 搭配；三到九与 ly²¹ 连用；十以上的数词，山苏彝语会根据个位数选择不同的通用量词，规律与一到十的搭配一致。整数如二十、三十、四十等则使用 ma⁴⁴。例如：

tsho ⁴⁴ the ²¹ ma ⁴⁴	一个人	tsho ⁴⁴ ni ²¹ ny ⁵⁵	二个人
人 一 个		人 二 个	
sə ²¹ li ⁵⁵ ma ³³ ni ²¹ ny ⁵⁵	两个梨	tsho ⁴⁴ tshə ⁴⁴ ma ⁴⁴	十个人
梨 二 个		人 十 个	
sə ²¹ mi ³³ tɕhe ⁴⁴ ti ⁵⁵ ma ⁴⁴	十一个核桃	a ²¹ nə ⁴⁴ tɕhe ⁴⁴ ni ²¹ ny ⁵⁵	十二个孩子
核桃 十 一 个		孩子 十 二 个	
sv ²¹ yu ³¹ tɕhe ⁴⁴ ŋa ³¹ ly ²¹	二十五个桃子	mo ³¹ kə ³³ tsho ³¹ tɕhe ⁴⁴ ma ⁴⁴	六十颗星星
桃子 二 十 五 个		星星 六 十 颗	

但在特定情况下，ma⁴⁴ 可与数词“二”连用。当所指称的对象是“人”，且量词前有人称代词时，量词需用 ma⁴⁴，而不是 ny⁵⁵。例如：

- (1) e³³ni²¹ ma⁴⁴bə²¹ɕe⁵⁵ tɕ³³ di⁵⁵. 他们俩个吵架了。
他俩 个 吵架 语助 示证

与数词相关联这一特点在其他彝语方言中也存在，但搭配规则和相关程度有差异。具体可归纳为以下 3 个特点：

1. 通用量词不受数词限制，或与数词相关程度小。彝语北部方言的通用量词 ma³³ 在用于表“人”的量时，数词仅限于“一”和“二”，与其他名词搭配时不受数词限制。东部方言通用量词 mo³³ 在指称人或物体时不受数词限制。例如：

彝语北部方言：

tsho ³³ ni ³¹ ma ³³	两个人	vo ⁴⁴ sɔ ³³ ma ³³	三头猪
人 二 个		猪 三 头	

彝语东部方言:

a⁵⁵ŋgho³³ tha²¹ mo³³ 一个孩子 pɔ²¹ti³³ fi³³ mo³³ 四个凳子
孩子 一 个 凳子 四 个

2. 通用量词与数词两分。通用量词与数词密切相关, 数词严格限定通用量词的使用, 如南部、中部、西部和东南部方言。其中, 搭配规则最简单的为东南部方言的两分法, 即数词为“一”“二”时, 只能用 ma³³; 数词为非“一”“二”时, 用 lə²¹。例如(撒尼彝语):

tsho³³ thi²¹ ma³³ 一个人 ve²¹ ŋa⁵⁵ lə²¹ 五头猪
人 一 个 猪 五 头

3. 通用量词与数词三分。中部、西部、南部方言采用通用量词三分法。当数词为“二”、或数词在三到九之间、数词为“一”“十”以及十以上时, 分别搭配三个不同的通用量词。

1) 中部方言俐侎话中, 当数词为“二”时, 通用量词必须用 ne⁵⁵; 数量在三到九之间时, 用 le⁵⁵; “一”“十”以及十以上的数词则与 mo⁴⁴ 搭配。例如:

tsho³³ wo²¹ thi²¹ mo⁴⁴ 一个人 ŋa⁵⁵ tsi³³ ŋ²¹ ne⁵⁵ 两只鸟
人 一 个 鸟 二 只
o²¹ tshu³³ so³³ le⁵⁵ 三棵白菜 ŋu³³ tshə³³ mo⁴⁴ 十条鱼
白菜 三 棵 鱼 十 条

2) 西部方言腊鲁话的通用量词 mo³³ 常与数词“一”连用; nə⁵⁵ 与数词“二”连用; “三”以上的数词可以与 mo³³ 或者 lə²¹ 连用, lə²¹ 更常见。例如:

zi³³ pu⁵⁵ tha²¹ the²¹ mo³³ 一个池塘 lu⁵⁵ tshə³³ pə³³ ŋ²¹ nə⁵⁵ 两个裤脚
池塘 一 个 裤脚 两 个
kə³³ o²¹ ŋo²¹ lə²¹/mo³³ 五颗星星
星星 五 颗

(二) ma⁴⁴的泛化程度高

量词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可以把名词所表征的事物归成一类, 即范畴化功能。而通用量词与名词之间体现的是语义的跨类别组合, 呈现出名词类别的去范畴化, 即可指称具有不同语义特征的对象。不同的语言通用量词跨类组合有差异, 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⁴⁴ 泛化程度较高, 可以与不同类别范畴的名词组合。一些没有专用量词指称的名词, 一般都可以与 ma⁴⁴ 搭配, 如从汉语借入的名词 te⁵⁵ tə³³ “电灯”、pə²¹ the²¹ tshə³³ “本田车”、fo²¹ zə³³ tci³³ “缝纫机”。即使有些名词已有专用量词指称, 依然可以与 ma⁴⁴ 互换。

1. 山苏彝语指称“人”用专用量词 zo³³, 可与 ma⁴⁴ 互换。例如:

tsho⁴⁴ the²¹ ma⁴⁴/zo³³ 一个人 khu²¹ pha²¹ the²¹ ma⁴⁴/zo³³ 一个小偷
人 一 个 小偷 一 个

2. ma⁴⁴ 可与家畜类(猪、狗等)、禽鸟类(鸡、鸭、鸽子等)、昆虫、鱼类、蛙类、蛇类及其他一些动物搭配。像牛、马、羊等具有四肢、体型较大的家畜有专有量词 khə⁴⁴, 但也可与 ma⁴⁴ 换用。只是日常口语中, 使用专有量词更自然, ma⁴⁴ 不太常用。例如:

ve³¹ tche⁴⁴ ma⁴⁴ 十头猪 du³¹ ku⁴⁴ du⁴ the²¹ ma⁴⁴ 一只鸽子
猪 十 头 鸽子 一 只

la ³¹ the ³¹ ma ⁴⁴	一只老虎	ku ³³ tɛ ³¹ tɕhe ⁴⁴ ma ⁴⁴	十只青蛙
老虎 一 只		青蛙 十 只	
tshi ⁴⁴ the ³¹ khə ⁴⁴ /ma ⁴⁴	一头鹿子	a ⁵⁵ tɕhi ²¹ the ³¹ khə ⁴⁴ /ma ⁴⁴	一只山羊
鹿子 一 头		山羊 一 只	

3. 可与体积较小的果实类、菌类等名词搭配。其中，果实类名词没有专用量词搭配，都可用通用量词 ma⁴⁴。菌类名词有专用量词 phe²¹，也可与 ma⁴⁴ 互换。例如：

sə ²¹ li ⁵⁵ ma ³³ the ³¹ ma ⁴⁴	一个梨	phe ²¹ ko ²¹ the ²¹ ma ⁴⁴	一个苹果
梨 一 个		苹果 一 个	
mu ³³ lu ³³ the ²¹ phe ²¹ /ma ⁴⁴	一个蘑菇	də ³¹ ma ³³ the ²¹ ma ⁴⁴	一个土豆
蘑菇 一 个		土豆 一 个	

4. 可与工具类、家具类等名词搭配。例如：

a ⁴⁴ du ⁴⁴ the ²¹ ma ⁴⁴	一根棍子	bə ³¹ du ³¹ the ²¹ ma ⁴⁴	一把锤子
棍子 一 根		锤子 一 把	

工具类中具有片状、扁形形状特征的一类工具名词，如 a⁵⁵ tsho³³ “斧头”、pe²¹ le⁴⁴ “镰刀”、a⁵⁵ tha²¹ “刀”等虽可以与 ma⁴⁴ 搭配，但专用量词 phe²¹ 更常见。

5. 与一些形状不规则的，或抽象的事物搭配。如小的，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大的、形状规整的石头另有专用量词 phi²¹/the³³，一般不用 ma⁴⁴），或者梦、时间、主意等抽象事物。例如：

lo ³¹ phu ³¹ the ³¹ ma ⁴⁴	一块石头	i ³¹ mɛ ³³ the ³¹ ma ⁴⁴	一个梦
石头 一 块		梦 一 个	
tsu ³¹ zi ⁴⁴ the ³¹ ma ⁴⁴	一个主意	la ³³ ba ³³ the ³¹ ma ⁴⁴	一个月
主意 一 个		月 一 个	

三 ma⁴⁴的多功能性

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计量单位。除此之外，量词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如不定指、定指、类指等功能。郭锐、李知恩（2021）通过对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东亚、东南亚 99 种语言量词功能的考察，归纳出了 14 种功能，并将凉山彝语的量词扩张程度划分为三级，即量词功能扩展到不定指、定指等语用功能，没有定语标记等结构性功能。山苏彝语与凉山彝语有差异。通过语料分析，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⁴⁴ 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数量转指

转指功能是指名量词在对名词性成分进行限定时，中心成分缺省，转而由名量词承担所要指称的中心成分的功能。“数量转指”是指句中并不出现所计量名词，由“数词+量词”构成的数量短语转指。例如：

- (2) the²¹ tɕi³³ tɕhe⁴⁴ ma⁴⁴ do³³. 一窝生了十只。
 一 窝 十 只 生
- (3) the²¹ to²¹ tɕhe⁴⁴ ma⁴⁴ la³³. 一次来了十个。
 一 次 十 个 来

例(2)和例(3)中的数量短语 tɕhe⁴⁴ma⁴⁴ “十只/个, 转指了被计量的名词, 充当动词 do³³ “生”、la³³ “来” 的论元。

(二) 指量转指

ma⁴⁴可进入“名词+指示代词+量词”和“名词+指示代词+数词+量词”构成的名词性结构中。例如:

(4) vɛ²¹ tsha⁴⁴ ma⁴⁴a⁵⁵khe⁵⁵ tshi⁴⁴. 这头猪很肥。
猪 这 头 很 肥

(5) vɛ²¹ tsha⁴⁴ tɕhe⁴⁴ ma⁴⁴ŋa³³ lu³³. 这十头猪我都要。
猪 这 十 个 我 要

“名词+指示代词+量词”结构中名词可隐去, ma⁴⁴可直接与指示代词结合, 构成“指+量”结构, 转指所要指称的事物, 具有指量转指功能。例如:

(6) tsha⁴⁴ ma⁴⁴the²¹. 这个好。
这 个 好

(7) tsha⁴⁴ ma⁴⁴ni⁴⁴, dza⁴⁴ma⁴⁴ŋu⁴⁴. 这个红, 那个绿。
这 个 红 那 个 绿

(8) thi²¹lo²¹ tsha⁵⁵ ma⁴⁴dza⁵⁵ma⁴⁴na³³ ma²¹ba²¹ yə²¹. 这个篮子比那个大。
篮子 这 个 那 个 一 样 不 止 小

(三) 定指性转指

定指性转指是指量词单独充当短语核心, 用来指称某个特定事物。这里可以理解为“指+量”结构中省略指示词, 指示词的指称功能转由量词 ma⁴⁴ 承担, 使之有了定指性作用。例如:

(9) ka⁵⁵to³³a³³ tshə³³ dza⁴⁴the²¹tsa³³ xe⁵⁵me²¹a³³ ma⁴⁴ lo³³ mə²¹ te⁴⁴ be⁴⁴.
后面 车 那 一 辆 前面 个 (受事) 快要 触碰 做
后面的那辆车差点儿碰上前面的那辆车。

(10) ni³³ thə³¹ny⁴⁴ ŋa⁵⁵ thə³¹bu³³ ma⁴⁴na³³ thə⁴⁴mu⁵⁵tɕhɛ³³.
你家 孩子 我 家 的 个 一 样 教 难
你家的孩子和我家的孩子一样调皮。

例(9)中的量词 ma⁴⁴单独充当核心词 tshə³³ “车”, 定指“前面的那一辆车”。同理, 例(10)中, ma⁴⁴定指“我家的孩子”。

(四) ma⁴⁴作词汇名物化标记

名物化, 也可称为名词化。词汇名物化指动词、形容词转化为名词的现象。

1. ma⁴⁴置于动词后。例如:

(11) dza²¹ ma⁴⁴ kha⁴⁴ be³³ e³³ gu³³. 一说到吃的他就高兴。
吃 名物化 如果 说 他 高兴

(12) bə²¹ ma⁴⁴ e³³ a⁵⁵khe⁵⁵ xu²¹. 吵架他很厉害。
吵 名物化 他 很 强

2. ma⁴⁴置于形容词后, 将形容词名物化为具有该类形容词性状特征的名词, 在句中可充当主语、宾语等。例如:

(13) vɛ²¹lu³³ tha⁴⁴tɕe³³, ŋa³³ni⁴⁴ni⁴⁴ ma⁴⁴ nə⁴⁴sə⁴⁴sə⁴⁴ ma⁴⁴.
花 这些, 我 红红 名物化 和 黄黄 名物化
这些花我喜欢红的和黄的。

(14) vɛ²¹ ɣə²¹ta³³ la³³ xa⁴⁴, kə³³ ma⁴⁴ tɕi⁵⁵ ta⁵⁵, tʂi⁴⁴ ma⁴⁴ ɣ²¹ xa⁴⁴.
猪 长大起来了, 瘦 名物化 养着, 肥 名物化 卖了
猪长大了, 瘦的养着, 肥的卖了。

ma⁴⁴还可以将表行为动作的短语进行名物化, 看作一个整体事件。例如:

(15) tʂo⁴⁴ kuan²¹li²¹ma⁴⁴ ŋa⁴⁴ tɕe³³. 管理人是件困难事。
人 管理 名物化 难 做

(五) ma⁴⁴作关系子句标记

关系子句是指可以充当核心名词限定成分的完整的子句结构, ma⁴⁴是连接关系子句和核心名词的关系词, 实际上也是关系子句标记。关系子句的位置是指关系子句与所修饰的中心词的位置关系。Comrie & Thompson (2007)指出关系子句和核心名词的语序主要有3类: 关系子句前置于核心名词; 关系子句后置于核心名词; 核心名词内嵌于关系子句。前两类可合称为外置关系子句, 第三类为内置关系子句。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语料来看, 山苏彝语带标记 ma⁴⁴的关系子句类型有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后置与前置)和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

1. 无中心词关系子句

无中心词关系子句, 也称为自由关系句, 指的是中心词在关系子句和主句中均未出现。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很常见, 尤其是在名物化结构中, 常常可以省略中心词, 得到无中心词的关系子句(黄成龙、余文生 2007)。

(16) [ni³³ ke³³ ma⁴⁴] ŋa³³ dʒə³³. 你说的(话)我相信。
你 说 关系子句标记 我 相信

(17) [ni³³ dʒa²¹ ma⁴⁴] ŋa⁵⁵ ma²¹lu³³. 你吃的(食物)我们不喜欢。
你 吃 关系子句标记 我们 不 要

(18) [ni³³ si⁵⁵ so⁴⁴ ma⁴⁴] ba³³ a⁵⁵khe⁵⁵ lu⁵⁵. 你读书(那个地方)很热。
你 书 读 关系子句标记 助词 很 热

例(16)和例(17)中带名物化标记 ma⁴⁴的关系子句 ni³³ke³³ma⁴⁴“你说的(话)”、ni³³dʒa²¹ma⁴⁴“你吃的(食物)”位于句首, 中心词省略。名物化标记 ma⁴⁴位于小句中的动词之后, 形成对及物结构受事论元的关系化。例(18)同理, 中心词“地方”省略, 关系子句 ni³³si⁵⁵so⁴⁴ma⁴⁴“你读书的(地方)”位于句首。名物化标记 ma⁴⁴位于小句中的动词之后, 形成对处所的关系化。

2. 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

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又包括中心词前置关系子句和中心词后置关系子句。这两类在山苏彝语中都比较常见。

1) 中心词后置关系子句

中心词后置关系子句是指中心词位于关系子句之后。例如:

(19) [ni³³ mu³³ma⁴⁴] no²¹ ei⁴⁴ ni⁴⁴ ta³³ da³³. 你做的事别人看得上。
你 做 关系子句标记 事 别人 看 得 上

(20) [a²¹po⁵⁵ tɔ̃³³ ma⁴⁴] dʒi⁵⁵bə²¹ dʒa²¹tshe⁵⁵ a⁵⁵khe⁵⁵ na⁵⁵.
 爷爷 栽 关系子句标记 包谷 那些 很 好

爷爷栽的包谷很好。

(21) [ɕi⁴⁴ mu³³phe³³ a³³ tsha²¹ la³³ ma⁴⁴] tʂo⁴⁴.
 别人 地方 方位 从格 来 关系子句标记 人

从别的地方来的人。

(22) [ŋa³³ vɛ²¹ ɕɛ²¹ ma⁴⁴] a⁵⁵tha²¹ a⁵⁵khe⁵⁵ pe³³. 我杀猪的刀非常锋利。
 我 猪 杀 关系子句标记 刀 很 锋利

例(19) - (22) 中的中心词分别为 no²¹ “事”、dʒi⁵⁵bə²¹ “包谷”、tʂo⁴⁴ “人”、a⁵⁵tha²¹ “刀”，关系子句 ni³³mu³³ma⁴⁴ “你做的(事)”、a²¹po⁵⁵tɔ̃³³ma⁴⁴ “爷爷栽的(包谷)”、ɕi⁴⁴mu³³phe³³a³³tsha²¹la³³ma⁴⁴ “别的地方来的(人)”、ŋa³³vɛ²¹ɕɛ²¹ma⁴⁴ “我杀猪的(刀)”位于中心词之前。在关系子句中，名物化标记 ma⁴⁴ 位于动词后，形成对不同论元的关系化。例(18)和例(20)是对及物结构受事论元的关系化；例(21)是对不及物结构唯一论元的关系化；例(22)是对工具论元的关系化。

2) 中心词前置关系子句

中心词前置关系子句是指中心词位于关系子句之前。例如：

(23) o²¹tse⁵⁵[tʂi²¹ ko⁵⁵ ma⁴⁴] dʒa²¹tshe⁵⁵ tʂe²¹ de³³ la³³.
 菜 洗 过 关系子句标记 那些 抬 上 来

洗过的那些菜抬上来。

(24) sɔ̃²¹li⁵⁵ma³³[ni³³ vɔ̃³³ tɕi³³ta⁵⁵ ma⁴⁴] de²¹ phe²¹ko²¹the²¹ma⁴⁴tʂo⁴⁴ di⁵⁵.
 梨 你 买 进 关系子句标记 位格 苹果 一个 掺 语气

你买的梨里面有一个苹果。

(25) a²¹po⁴⁴mo²¹[vɛ²¹ɿ²¹ ma⁴⁴] a²¹go⁴⁴nə⁴⁴ la³³ ɕe²¹.
 老人 猪 卖 关系子句标记 明天 来 还

那个卖猪的老人家明天还来。

例(23) - (25) 中的中心词为 o²¹tse⁵⁵ “菜”、sɔ̃²¹li⁵⁵ma³³ “梨”、a²¹po⁴⁴mo²¹ “老人”，位于关系子句 tʂi²¹ko⁵⁵ma⁴⁴ “洗过的(菜)”、ni³³vɔ̃³³tɕi³³ta⁵⁵ma⁴⁴ “你买的(梨子)”、vɛ²¹ɿ²¹ma⁴⁴ “卖猪的(老人)”之前。其中，例(23)和(24)是对及物结构受事论元的关系化，例(25)是对及物结构施事论元的关系化。

3. 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

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中的中心词属于关系子句的一个成分，中心词所处位置属于原位滞留，也就是保持其原位置，符合山苏彝语语序的位置。

(26) [ni³³ ma³³a²¹ni³³ dʒa³³pe⁴⁴ ma⁴⁴] a⁵⁵khe⁵⁵ nə⁴⁴.
 你 妈 昨天 饭 煮 关系子句标记 很 好吃

你妈妈昨天做的饭很好吃。

(27) [ɕe³³ do²¹ kɔ̃³³ ma⁵⁵] the²¹xə²¹ pi²¹ the²¹xə²¹ ga²¹ni⁵⁵ tʂe³³.
 他 话 说 关系子句标记 一句 比 一句 听 硬

他说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

- (28) [ei⁴⁴ no²¹ mu³³ ma⁴⁴] lo³³ po³³ tha³³ ne⁵⁵ e²¹. 贬损他人做的事。
别人 事 做 关系子句标记 受事 贬损 肯 语气

例(26) - (28)中的中心词 dza³³“饭”、do²¹“话”、no²¹“事”位于关系子句内部。例(26)(27)中,中心名词位于关系子句谓语动词之前,施事 ni³³“你”和 e³³“他”之后,符合山苏彝语的 SOV 语序。例(28)施事论元省略,受事论元为 ei⁴⁴no²¹mu³³ma⁴⁴“别人做的事”,中心词 no²¹“事”包含在关系子句之中。受事标记位于关系子句之后。有时中心词的位置是灵活的,并非完全固定。如例(29)中的中心词 sə²¹li⁵⁵ma³³“梨”也可置于关系子句之中,形成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

- (29) [ni³³ sə²¹li⁵⁵ma³³ və³³ tci³³ta⁵⁵ ma⁴⁴] dɛ²¹ phɛ²¹ko²¹the²¹ma⁴⁴tsho⁴⁴di⁵⁵.
你 梨 买 进 关系子句标记 位格 苹果 一个 掺 语气
你买的梨里面有一个苹果。

中心词 sə²¹li⁵⁵ma³³“梨”可位于关系子句 ni³³və³³tci³³ta⁵⁵ma⁴⁴“你买的(梨)”之中,位于关系子句中施事论元 ni³³“你”之后。

(六) 补足语子句标记

补足语子句是指充当谓语论元的小句,可以带有补足语小句的谓语动词多为能愿动词、感官动词、心理动词,如“看见”“听见”“能”“喜欢”等。山苏彝语中带有标记 ma⁴⁴的补足语子句的动词主要集中在感官动词,能愿动词和心理动词一般不带补足语标记。

带有 ma⁴⁴标记的补足语小句,位于施事者与主句谓语动词之间,补足语标记 ma⁴⁴位于子句动作动词和主句感官动词之间,如例(30) - (32)。

- (30) e³³ [wa³³tci³³ke⁵⁵ ma⁴⁴] ni⁴⁴dɔ²¹ti⁵⁵ni³³. 他正在看挖机作业。
他 挖机 挖 补足语标记 看着 正在
- (31) ŋa³³ [e³³ i²¹gə³³ a³³ lo⁴⁴ ma⁴⁴] ga²¹.
我 他 睡处 位格 乱 补足语标记 听见
我听见他房间里的吵闹声了。
- (32) ŋa³³ [ni³³ŋə³³ma³³mi³³ba³³zi³³sə²¹yü²¹xɛ⁵⁵li⁵⁵zi³³ma⁴⁴] no³³.
我 你 妹妹 地 位格 去 桃子 摘 去 了 补足语标记 看见
我看见你妹妹去田里摘桃子了。

但并非仅仅只有上述一种语序。感官动词 no³³“看见”位于句末,补足语子句可以提前到主句主语之前,位于句首,如例(33):

- (33) [khu²¹pha²¹zɛ³³fu³³khu²¹ni³³ma⁴⁴] ŋa³³no³³. 我看见小偷在偷鸡蛋。
小偷 鸡蛋 偷 在 补足语标记 我 看见

(七) 状语从句标记

主从结构是指两个小句连接,一个小句为主句,另一个小句作这个小句的状语,也称为状语从句。山苏彝语中,一般状语从句在前,主句在后,在状语从句的句末添加连接词。其中,表目的、因果和选择关系的状语从句连接词 lo³³pa³³“因为”“为了”和 ne⁴⁵“与其”之前需添加标记 ma⁴⁴,其他关系类型的状语从句,如转折、假设、让步等则不加。

1. ma⁴⁴ 充当原因状语从句标记

(34) ŋa³³ ba³³ na³³ ma⁴⁴ lo³³ pa³³, ŋa⁵⁵ e³³ lo³³ xə²¹ zi³³ zie⁵⁵ ba³³ zi³³.

我 爹 病 状语从句标记 因为 我们 他 受事 带 医院 位格 去
我爹生病了，我们带他去医院。

(35) e⁵⁵ ni³³ khə²¹ a⁵⁵ mu²¹ ma²¹ na⁴⁴ ma⁴⁴ lo³³ pa³³, lo⁵⁵ ŋa²¹ khe⁴⁴ na³³ ma²¹ va³³.

今年 天气 不 好 状语从句标记 因为 庄稼 多少 不 得
因为今年天气不好，所以庄稼产量很低。

例(34)(35)为表示因果关系的主从句。表示原因的状态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主从句之间有连接词 lo³³ pa³³ 连接，位于从句句末。状语从句标记 ma⁴⁴ 在连接词之前。

2. ma⁴⁴ 充当目的状语从句标记

(36) dzi²¹ ta⁵⁵ the²¹ dzi⁵⁵ va³³ na²¹ te⁵⁵ ma⁴⁴ lo³³ pa³³, a²¹ phi²¹ lə²¹ lə²¹ lik³³

钱 一 点 得 多 让 状语从句标记 为了 奶奶 早早 赶集
li⁵⁵ yi³³. 为了多卖点钱，奶奶早早就去赶集了。
去 了

(37) ko³³ tsə²¹ mu³³ na⁴⁴ le⁴⁴ ma⁴⁴ lo³³ pa³³, e³³ a⁵ mu²¹ mu³³ tchi²¹

工 作 做 好 要 状语从句标记 为了 他 天气 做 黑
gə⁴⁴ ti⁵⁵ gə²¹ zi³³. 为了干好工作，他做到很晚才回去。
然后 回去

例(36)(37)中，表目的关系的主从句连接词 lo³³ pa³³，与表因果关系连接词相同。

3. ma⁴⁴ 充当选择状语从句标记

(38) e³³ lo³³ na⁴⁴ ni⁴⁴ ma⁴⁴ ne⁴⁵, tsho⁵⁵ mo²¹ a²¹ lo³³ na⁴⁴ ni⁵⁵ ma⁴⁴ na⁴⁴.

他 受事 问 状语从句标记 与其 老人 受事 问 名物化 好
与其问他，不如去问年纪大点的人。

(39) nɔ²¹ tshi⁵⁵ tə⁴⁴ ma⁴⁴ ne⁴⁵, dzi⁵⁵ ba²¹ tə⁴⁴ ma⁴⁴ na⁴⁴.

豌豆 种 状语从句标记 与其 包谷 种 名物化 好
与其种豌豆，不如种包谷。

例(38)(39)为表示选择关系的主从句。表示选择的状态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主从句之间有连接词 ne⁴⁵ 连接，位于从句句末。状语从句标记 ma⁴⁴ 在连接词之前。

四 ma⁴⁴ 的语法化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ma⁴⁴ 的功能丰富多样。这些功能并非相互独立，多种用法之间相互关联。这些关联将不同的功能“点”连接成“链条”，形成量词 ma⁴⁴ 的语法化路径。本节尝试对 ma⁴⁴ 的语法化路径进行梳理。

(一) 从基本计量功能扩展到转指、定指等功能

量词的基本计量功能是指量词与数词结合构成数量短语，与名词性成分搭配，表示这个名词性成分所表事物的数量。在语言经济原则的推动下，专门计量某一个名词的量词逐渐可以指称同属一类（人类、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体等）或具有相同性状属性（块状、长条状、圆形等）的名词，这也就产生了量词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即可以把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归

成一类，也就是范畴化功能。而量词与名词出现跨类组合时，即量词既可以与表人名词组合，也可以与表动植物名词等其他类别名词组合，此时呈现出名词类别的去范畴化。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44} 可跨类指称表“人”“动物”“植物”“事物”类别的名词，泛化程度较高。

在量词 ma^{44} 指称名词的两个基本结构“名+数+量”和“名+指+数+量”中， ma^{44} 的功能得到扩展。“名+数+量”结构可省略名词，由“数+量”结构指称被省略的名词，由此产生数量转指功能。在“名+指+数+量”结构中，当数词为“一”时，可省略数词形成“名+指+量”结构。也可同时省略数词“一”和名词，形成“指+量”结构，具有指量转指功能，指称被省略的名词。而如果将“指+量”中的指示代词进一步脱落，量词单独出现，被省略的指示代词的指称功能转移到了量词上，随之产生量词的定指性转指功能。

此外，量词常见的功能还有不定指功能和类指功能。前者是量词与名词直接搭配，表示所计量的名词是无定的，相当于不定冠词的作用，往往是“名+数+量”结构省略数词后产生。后者是量词与名词直接搭配，泛指某一类事物。山苏彝语中，目前并未发现量词与名词直接组合的情况。山苏彝语的“名+数+量”结构中，数词通常不可省略，即使数词为“一”也不可以。“名+指+数+量”中指示代词和数词也不能同时省略。在表示一类事物时，名词可单独出现在句子中，不需要添加量词。

如例(40)(41)中的 $tsho^{44}a^{21}$ “玩偶”、 $tsho^{44}$ “人”都是不确定的，不具体指某一个玩偶或者人，句中的数词“一”不能省略。例(42)(43)中的“小孩”和“狗”分别是类指，表示 $a^{21}nə^{44}a^{21}$ “小孩”和 $a^{55}nu^{55}$ “狗”这类群体，句中不需要也不能出现量词。所以，山苏彝语的量词 ma^{44} 并没有相应地发展出不定指功能和类指功能。

(40) $ŋa^{33} lo^{33} tsho^{44}a^{21} the^{21}ma^{44}gu^{33} gə^{21} la^{33}$. 给我整个小玩偶。

我 受事 木偶 一 个 通用动词 给 来

(41) $no^{44} tə^{55}phe^{33} ba^{33} tsho^{44} the^{21}ma^{44}xə^{21}lə^{33}, ni^{33} no^{33}no^{33} kə^{55} a^{21}?$

那 对岸 位格人 一 个 站着 你 看见(重叠) 会 语气词

对岸那里有个人站着，你能看到吗？

(42) $a^{21}nə^{44}a^{21} lo^{33} də^{21} ma^{21} da^{33}$. 不能打小孩。

小孩 受事 打 不 能

(43) $a^{55}nu^{55} tsho^{44} tche^{21}$. 狗咬人。

狗 人 咬

(二) 从定指性转指到词汇型名物化标记

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44} 如何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中间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我们认为定指性转指功能是量词向名物化标记发展的关键一步。

石毓智(2002)在论证量词必须经过指示代词阶段才能演变为结构助词时提到，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结构助词普遍来自指示代词，凡是语法化为结构助词的量词也都有指示代词的用法。这种种事实都说明，具有“有定性”特征的指示代词可能是量词向结构助词发展必经之环节。这种普遍现象已在汉语及汉语方言中得到证实。

张军(2016)在对比了傣语量词 $mə^{33}$ 和北部彝语量词 ma^{33} 的语法化路径后，也发现两者之所以走向了不同的语法化方向，关键就在于量词是否发展出定指功能，如有定指功能，就可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语法化路径。我们认为山苏彝语的通用量词到名物化和关系化标记的演变与上述路径相似。

山苏彝语的通用量词 ma⁴⁴ 的定指性转指功能是“指+量”结构省略指示代词后产生的，指示代词的省略带来了功能的转移，代指和定指功能转移到了通用量词 ma⁴⁴ 上，可以说此时的 ma⁴⁴ 相当于一个指示代词“这”或“那”。ma⁴⁴ 再进一步演化为词汇名物化和关系化标记，符合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其次，两者功能上相似。具有定指和代指功能的 ma⁴⁴ 单独在句中出现，指代的是确定的、具体的一个事物。此时 ma⁴⁴ 作为量词的功能已大大减弱，转而充当了一个名词，其前往往会出现限定性成分，与其一起组合成名词性成分。

作为名物化标记的 ma⁴⁴ 是将其前面的形容词或动词转指为明确的、具体的事物，同样是与形容词/动词共同构成名词性成分。而且，具有定指性的通用量词 ma⁴⁴ 所处的句法位置也是名物化标记 ma⁴⁴ 所处的位置。功能的相似和句法位置的重合为 ma⁴⁴ 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我们推测，通用量词 ma⁴⁴ 作为量词的功能弱化，发展出定指性功能后，进一步虚化为功能性成分，从可以指代名词的量词语法化为可以将形容词或动词变为名词的标记，也就是词汇型名物化标记。

（三）词汇型名物化标记到关系化标记、补足语标记、状语从句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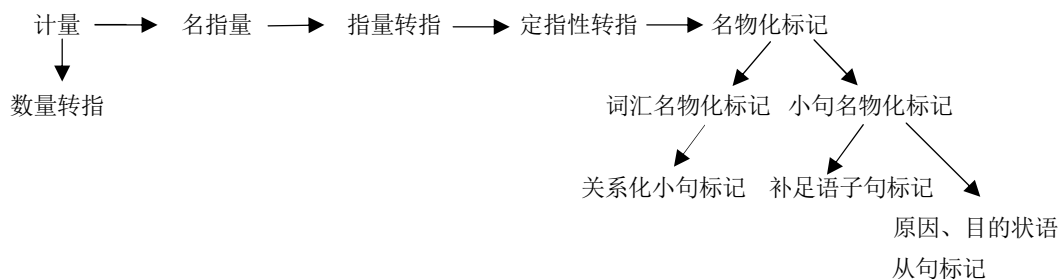
词汇型名物化是将动词或者形容词名词化，而小句名物化是将句子进行名物化，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对结构式表述功能的转换。名物化与关系化之间的关联性已为专家学者普遍认识。Comrie & Thompson (2007) 指出，名物化有词汇层面和小句层面两类，前者是将动词或形容词等名物化，后者是将小句名物化。DeLancey (2002) 也认为藏缅语中多数语言的名物化与关系化联系密切，关系化是小句名物化的次类。一个名物化小句可看作一个名词性成分修饰中心词，位于中心词之前或之后，形成一个关系化小句。汉藏语系中有些语言的词汇名物化标记和小句名物化标记不同，如扎坝语动词名物化标记为 ji³³ze³³，而形容词和小句名物化标记为 mbə³³rə³³ (黄阳 2020)。山苏彝语 ma⁴⁴ 作为名物化标记，既可对词汇进行名物化，也可对小句名物化。与词汇名物化直接关联的应属无中心词关系子句的名物化，两者中心词都不出现，转而由“形容词/小句+ma⁴⁴”名物化结构表达。当中心名词出现时，就得到了有中心词的关系化小句。同时，山苏彝语 ma⁴⁴ 又可作为感官动词的补足语子句标记和表原因、选择关系的状语从句标记。

黄阳 (2020) 将东南亚语言中的名物化结构分为两大类六小类，其中小句型名物化包括补足语小句名物化和状语从句名物化。也就是说，补足语子句标记和状语从句标记可看作小句名物化标记，视为名物化功能的扩展。这一现象我们在藏缅语其他语言中也得到证实，如北部彝语的名物化标记 su³³ (胡素华、邹雨橙 2020) 和萝卜寨羌语名物化标记 je⁵⁵ (王保锋 2017:177-178) 既可对关系子句名物化，也可对补足语子句名物化。像补足语小句名物化和状语从句名物化这两类小句，名物化是使一个动作事件具体化，可将其看作独立的事实，就如客观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

（四）名物化标记与定语标记

山苏彝语中，名物化标记与修饰性定语标记同形，都为 ma⁴⁴。小句型名物化中的关系子句名物化就是将关系子句名物化为中心名词的修饰语，中心名词可位于“关系化小句+ma⁴⁴”结构之前或之后，构成[中心名词+[关系化小句+ma⁴⁴]]和[[关系化小句+ma⁴⁴]+中心名词]结构，也可说关系小句作定语。这为名物化标记扩展为定语标记提供了句法环境。

综上所述，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⁴⁴ 的语法化路径大致如图 1 所示：

图1 山苏彝语通用量词 ma^{44} 的语法化路径

五 结 语

彝语乃至彝语支语言中，都存在声母为 m 的泛化程度不一的通用量词，如傣傣语的 ma^{33} （李教昌 2018:137）、拉祜语的 ma^{31} （李春风 2012:123）、哈尼语的 ma^{33} （经典 2015:100）等，但并不是每种语言的通用量词都会进一步语法化。如彝语中部方言俐侏话中，通用量词 mo^{44} 并不能充当名物化标记，另有 li^{33} 和 $la^{33}po^{33}$ 分别对形容词、动词或短语进行名物化，例如 $ni^{33}li^{33}$ “红的”、 $\text{so}^{55}li^{33}$ “瘦的”、 $\text{?o}^{21}la^{33}po^{33}$ “说的”、 $z\text{a}^{21}la^{33}po^{33}$ “用的”。哈尼语（经典 2015:81）、拉祜语（李春风 2012:100）、傣傣语（李教昌 2018:82）的名物化标记也各有专门的形式 ku^{33} 、 ve^{33} 、 pha^{31} 。张军（2016）对傣傣语通用量词 $m\text{q}^{33}$ 的语法化路径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彝语支其他语言的通用量词并没有像 $m\text{q}^{33}$ 那样进一步语法化，山苏彝语通用量词的语法化现象提供了反例。山苏彝语的 ma^{44} 作为通用量词，具有泛化程度高、与数词关系密切的特征。同时， ma^{44} 从基本计量功能，扩展到数量转指、指量转指、定指性转指等转指功能，再进一步语法化为词汇型名物化标记、关系子句标记、补足语子句标记、状语从句标记，最后语法化为定语标记，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语法化链条，呈现多功能特征。 ma^{44} 除上述的功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语法化现象，还需收集语料，再作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 郭 锐、李知恩. 2021. 《量词的功能扩张》，《中国语文》第 6 期.
- 胡素华. 2002. 《彝语结构助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胡素华、沙志军. 2005. 《凉山彝语类别量词的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4 期.
- 胡素华、邹雨橙. 2020. 《从彝文文献看名物化标记 su^{33} 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功能扩张》，《民族语文》第 2 期.
- 黄成龙、余文生. 2007. 《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编（戴庆厦主编）《汉藏语学报》（创刊号）第 1 期第 143-16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黄 阳. 2020. 《扎坝语的名物化和关系化》，《民族语文》第 4 期.
- 经 典. 2015. 《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春风. 2012. 《邦朵拉祜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教昌. 2018. 《怒江傣傣语参考语法》，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普忠良. 2016. 《纳苏彝语语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石毓智. 2002.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 《方言》第 2 期.
- 王保锋. 2017. 《萝卜寨羌语语法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国旭. 2011. 《新平彝语腊鲁话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海滨. 2017. 《撒尼语名量词研究》,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 5 期.
- 张 军. 2016. 《傣语 ma³³ 的多功能性与语法化》, 《民族语文》第 4 期.
- Comrie & Thompson. 2007. Lexical nominalization. In Shopen Timothy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pp. 321-3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2002. Relativ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Tibeto-Burman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55-72.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Cathryn. 2017. Introducing Limi: a rising tone is born. In P. Ding and J. Pelkey, J.(eds.). *Socio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Southeast Asia: New Horizons for Tibeto-Burman Studies in Honor of David Bradley*, pp. 75-95. Leiden: Brill.

Polyfunctionality of the General Classifier ma⁴⁴ in Shansu Yi

ZHOU Tiantian

[Abstract] Shansu Yi belongs to the southern dialect of the Yi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general classifier ma⁴⁴ in Shansu Yi, and analyzes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Based on its basic metrological functions, ma⁴⁴ has developed functions of numeral-classifier transferred-reference, demonstrative-classifier transferred-reference and definiteness transferred-reference, and further grammaticalized to nominalization marker, relative clause marker, complement clause marker, and adverbial clause marker,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yfunctionality.

[Keywords] Shansu Yi general classifier polyfunction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215095 广州 暨南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编 普忠良】